

名公增修晉書詳節

十



名公增修標註藍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鑿之子也幼有至性十歲喪  
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鯁嘗携之送  
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奏合曰坐无尼父  
焉別顏回席寢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及長開率  
穎秀辯悟絕倫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  
知名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豐賦謝安  
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

坐无尼父  
焉別顏回

作鵠  
鳴舞

制石  
磬

鳴鵠舞一坐傾相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憤而  
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傍若無人其率  
詣如此後出為江夏等都軍事時庾翼鎮武昌尚數  
詣翼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  
雁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始到官郡府以  
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後  
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  
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卒謚曰簡

謝安 混 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相尋見而歎曰此兒

謝尚 謝安十九已



疊疊  
為來  
更

遊賞  
必以  
妓從

高卧  
東山  
如蒼  
生何

風神秀徹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  
 王濛清言既去濛子俯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  
 疊疊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  
 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道遊處出則漁弋山  
 水入則言詠屬文無勳世意除尚書郎琅邪王友辟  
 並不起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  
 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  
 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  
 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回眾咸服其雅量安  
 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時安弟萬為西  
 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  
 自然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  
 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  
 耳及萬黜惔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  
 西大將軍相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  
 高松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  
 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  
 有愧色既到温甚喜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  
 久而方罷使取憤温見留之曰令司馬着帽進其見  
 重如此尋除吳興太守在官无當時譽去後為人所

坦之  
倒執  
手版

碎金

賭別  
墅

後齒  
折

思及簡文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  
 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既見溫坦之流汗  
 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  
 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  
 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  
 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  
 曰此謝安石碎金也尋為尚書僕射安每鎮以和靜  
 御以長策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謂文  
 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羲之以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之事規之安曰秦任商  
 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時苻堅率眾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  
 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  
 與之圍碁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  
 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  
 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  
 谷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  
 覓後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安性好音樂自弟  
 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甚喪不廢樂王坦之  
 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

謝安 十九已三

東山之志不渝

蒲葵扇五

莫近禁

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多費  
 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時會稽王道  
 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  
 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尽  
 室而行雅志未就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相温在  
 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温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  
 止乘温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  
 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謚曰文靖。安  
 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  
 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扱之  
 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  
 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掩鼻以數  
 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  
 安子琰琰子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姿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  
 求壻謂王珣曰王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  
 處仲相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  
 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  
 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纒初元帝始鎮  
 建業公私寤聲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上一纒尤美

謝安謝混十九已四

失一老兵

輒以薦苜羶下未嘗敢食時呼為禁齋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相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尚書左僕射後以黨劉毅誅  
弈字元弈安之兄也少有名與鼻相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相温曰我方外司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携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位至豫州刺史

卒子女

謝玄

芝蘭 王樹 欲生 寔階 謝安 親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且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時苻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都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

謝弈謝玄十九已五

肥水  
之戰

風聲  
鶴唳

南北  
二玄

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相公府見其使才雖  
履獲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  
江北諸軍事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眾號百萬詔  
以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與叔父安從弟琰中郎將  
相伊等距之眾凡八萬堅進屯壽陽列陣肥水玄  
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  
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  
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  
我疲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  
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麾使卻陣眾  
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  
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眾奔潰自相陷籍投  
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眾奔甲冑道間  
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  
器械軍資珍寶山積詔進號前將軍假節後之疾篤  
詔遣高士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久之  
轉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兵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李  
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  
二玄論者美之玄既到郡卒子瓊瑛子靈運瑛少不  
惠而靈運文藻艷說玄嘗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不

謝玄 十九已六



生靈運

謝萬

白綸  
巾鶴  
擊

謝萬字萬石安弟也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矍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擊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疑君侯信自疑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王羲之與相溫嘗曰謝萬才流經通爽郎廟參諷議故是後來偉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

封胡  
竭末

從○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竭末封謂韶胡謂朗竭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朗子重○重字景重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道子歎以為佳重率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約○約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約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故有此及云○萬弟石少惠面瘡療之莫愈

世无  
渭陽  
情

時資  
賴於  
謝氏

有功  
而發  
禮

文武

乃自厯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痊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聚斂無厭取譏當世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係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擊非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摠中臺效彰分闡正議石鳴禮墮而後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詠山林游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禿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相温九五之人心將移管鼎衣冠易慮遠迹萌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臺寇宸居獲太山之固維揚去累如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於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者儉於一致而不知頹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徒若是○琰稱身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无墮家風亦萬

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卑微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勅寇望之而土崩渦賴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

定幽燕廟等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方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清惟一丘琰觀忠壯奔萬虛放為龍為光或鄉或將偉哉勳武功宣授斧克躬凶渠幾清中宇

王羲之

善書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道芝之從子也年十二嘗謁周顓顓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顓先割留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

王氏三少

東床坦腹

筆勢以為飄若游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自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今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恃惟一人在東牀坦腹卧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後為右軍將軍嘗稽丙史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嘗與

蘭亭之會

寫經換鵝

書六角扇

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或以  
 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  
 愛鵝會稽有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  
 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息彌日又山  
 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其悅固求市之道  
 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龍  
 鵝而歸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書  
 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又嘗在戴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  
 扇各為五十字姥初有溫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  
 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  
 來羲之笑而不答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  
 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羲之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羲之書初不勝庾翼及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  
 庾亮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  
 千紙過江亡失嘗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  
 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王述少與羲之齊名而羲之  
 甚輕之由是不協及述家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遂稱  
 東去郡於父母墓前為文自誓不復出仕既去官與  
 病士人士盡山水之游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

王羲之 十九

藥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已來傷於哀樂與親友  
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年五十  
九卒有七子凝之亦工草隸

王徽之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第三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  
桓溫參軍逢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相冲騎兵  
參軍冲問鄉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  
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  
死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又比當相料理徽之初  
不酬合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西山朝來爽氣

竹曰此君

雪夜訪載

耳時吳中有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  
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  
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  
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  
皓然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造門不  
前而友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  
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声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  
士傳讚獻之賞并舟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  
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

王徽之 十九已十一

人琴俱亡

郎棄官東歸及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子植之。植之字公幹歷大司馬長史相玄為大尉朝臣畢集問植之我何如君二叔在坐咸為氣咽植之曰二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獻之

管中窺豹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最幼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年數歲嘗觀門生撻捕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

青氈舊物

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下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剽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相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犝牛其妙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不以屑意謝女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大極殿安欲使

誤筆畫亦烏牛

義之  
草隸  
莫及

採藥  
於桐  
庐

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  
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此訖鬚  
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  
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  
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  
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  
未幾卒時議者以謂義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  
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玄雅愛其父子書  
各為一裘置左右以翫始義之所與其遊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之丹陽句容人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  
慕仕進時父母尚存未及違親謂餘杭懸壺山近延  
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岳於是立精舍於懸  
壺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  
還家遂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恒山餌木涉  
三年欲斬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  
之徒欲相見者常服氣一氣千餘息後移入臨安西  
山乃改名玄子遠游與婦書告別義之造之未嘗不  
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義之書云自山陰  
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

王獻之 許邁 十九已十三

未諸得道者皆在焉文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成點翰筆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且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洵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躡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大天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无一豪之筋窮萬穀之皮歟无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教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象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春  
秋  
蛇

逸少  
盡善  
盡美



栢伊

擗笛

胡梨三弄

箏歌

栢伊字叔夏譙國人苻堅南寇與謝玄等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栢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二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肉於是國寶譏諛之計稍行於主栢之間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以箏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臣有一奴善相便帝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然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三叔反流言聲節慷慨府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牒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如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後遷江州刺史徵拜護軍將軍卒

朱伺

栢伊朱伺 十九已去

朱伺字文仲安陸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陶侃鎮江夏伺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智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毛寶

毛寶字碩真陽武人初從溫嶠破蘇峻有功嶠上為廬江太守蘇峻死匡術以死城降於是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後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邾城城陷寶等空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鎗持刀自殺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寧康初拜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初苻丕之來攻也

城夫人

序由韓自登城復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  
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  
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不遂引退襄陽人謂此爲夫  
人城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存臻外虞不息經  
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  
勤於大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於咸和之後雖人不  
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火流溇澗覆類玄虬興微鴻鷹鼓鞞  
在聽竟且有作赳赳群英勳茲王畧

名公增修標註晉書詳註即卷之十九



州辟  
別駕  
不出

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幸州莫知所之後於  
成都市中踣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  
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  
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後成都王穎引  
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  
親非為身也梁主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  
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修庠  
序招  
孝徒

虞溥字允源高平人也察孝廉除鄱陽內史大修庠  
序廣招孝徒移告屬縣曰孝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

有白  
鳥集  
鄧庭

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善積於心而名顯於  
教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  
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  
乃作誥以獎訓之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礼溥曰君子  
行礼无常处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礼於大  
樹之下况今孝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  
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卒於洛

王隱

王隱字处叔陳郡人父銓少好孝有著述之志每私  
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博孝多聞受父

史晉

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讀究太與初召為著作郎今撰  
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  
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  
後更疾隱形于言色又交結權貴以斥隱竟以謗黜  
貧无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  
供其紙筆書乃得成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无什  
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義不  
可解者隱之作也卒於家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少好孝有文章餘姚風  
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  
預書与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使應委質  
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壞邪黨互瞻  
異同蜂至一日差跌眾鼓交鳴毫厘之失差以千里  
此古人之烟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  
見斥退其後官至散騎常侍著作郎卒○預雅好經  
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  
虜徧於中国以為過衰周之時所著詩賦碑誄論難  
數十篇

孫盛

王隱 虞預 二十一 巳三

著書  
陽秋

幼敏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祖楚馮翊太守盛博學善言名  
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每詣  
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餅中食冷而復煖者  
數四至暮忘殮理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著作佐郎  
後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貨資部從事至郡祭  
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効之盛與相溫戲而辭曰放蕩  
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  
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得盛戲復遣從  
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位至  
給事中卒○盛所著晉陽秋辭直而理正咸稱良史  
焉既而相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  
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閔君閉戶事時盛  
年老還家諸子乃共號泣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  
遂爾改之○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  
荊州與父俱從庾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言答曰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向莊邪放曰欲齊莊周  
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  
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于寶

于宝字令升新蔡人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

孫盛二千巳四

集搜  
神記

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宝兄弟年小未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竟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弟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竟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变化名為搜神記三十卷以示劉浹浹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習鑿齒

星人  
幾誤  
死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為相温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国家運祚脩短答云世祀方永温不說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无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於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二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



善尺牘

習主簿累迁別駕善尺牘論議温其器遇之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弥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後以脚疾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及襄鄧反正會平臨終上疏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二恪云

取陳壽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南顧緹油作程遐世者也立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成藩之胤研機載籍感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今升安因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豈字重軒之下施林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二筆削彰善癉

劣史優論

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身士之心昔義園祭君子不取而彥威亦逾冠壤遂烈於偽國野民連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若石孤峙彪傳勳節擢辭綜理王愨雅才虔慙博史于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銘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迭祀

顧和

顧和字君孝緜角便有清操族叔祭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且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祭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

晉書二十一

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顛過之和方操蝨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顛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遷侍中○初中吳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上一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礼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珽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

此中  
最難  
測地

議郊  
祀宜  
親行

之康帝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重駕且親行帝  
從之乃躬親行禮位至尚書令卒

袁山松

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於情秀遠善音樂舊  
歌有行路難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每因酣醉縱歌  
之聽者莫不流涕初洋曇善筑樂桓伊能挽歌及山  
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二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  
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之湛屋  
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位至吳郡太守孫恩作  
乱被害

二絕

江道 續

江道字載道陳留圉人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  
議參軍浩甚重之迁長史時羗及丁零叛浩軍震懼  
姚襄去浩營十里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  
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  
固難与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  
之繫於於足群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乱  
隨而擊之襄遂小敗升平未迁太常在職多所匡諫  
病卒

藝雜

續字仲元道之從子也有志氣嘗為南郡相會荊州

袁山松江道 二十一已八

為御  
史无  
屈撓

刺史殷仲堪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掇尉  
殷覲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  
覲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  
以此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  
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  
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卒

車胤

聚螢  
照書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  
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及長風姿姿美邵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吝相温在荆  
州引為主簿稍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胤又善於  
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比且云無車公不樂謝  
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太元中增置太學生以胤  
領國子博士遷吏部尚書卒朝廷傷之

王雅

任遇  
過其  
木

王雅字茂達東海郟人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  
帝深加禮遇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奉觴其見  
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倖之日帝起  
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  
游止惟雅豫焉俄除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

骨體  
寒謬  
之風  
微矣

客車騎甚眾會開雅拜少傳廻詣雅者過半雅既貴  
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  
帝方欲大崇進之而帝崩雅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  
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卒

更臣曰爰在中興文風滋扇王綱於拱默撓國步  
於清虛骨體寒謬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  
違顯命山甫獻誠詢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  
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  
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无懼心仲堪反  
常之奉殷覬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  
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天心  
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王恭

王恭字孝伯廷皇后之兄也少有美姿清操過人自  
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嘗從  
其父自會稽至都枕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枕謂其  
有餘因求之恭輟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  
曰吾平生无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著作郎數日  
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後為太子  
詹事時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

平生  
无長  
物

春月  
柳  
神仙  
中人

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而言石深銜之○淮  
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嘗衣黃衣狀如  
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  
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其愧之其  
後出鎮京口因欲舉兵討譙王尚之兄弟事敗即於  
建康斬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  
討不庭每輟卷而歎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  
佛經○為入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  
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  
神仙中人也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  
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  
邪諸葛侃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  
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復為龍驤  
將軍領江州事猶豫不決而死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  
論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  
之父師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淚遂眇一目

號北  
府兵

王恭 劉牢之 殷仲堪 二十已十一

牛鬪

葬流棺

貧者士之常

居喪以孝聞服闋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聾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鬪帝素聞之而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除荊州刺史鎮江陵將之任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荊州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元餘肴飢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示其存之後因與相玄不叶為玄所敗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臨難信而投兵

有昔  
賢之  
風

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  
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  
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佗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  
不和足以忘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揚  
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鬪其中猗歟羣采道睽  
心異是曰亂階非閔臣事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屬  
栢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密謀討玄玄

使其將皇甫敷等北距義軍大敗之毅等軍至新山  
玄將栢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憎伏裕莫敢出鬪裕  
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將軍青州  
刺史其後毅累破玄黨有功詔以毅為豫州刺史持  
節初栢玄於南州起齋梁書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  
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及何無忌為虜循所敗  
賊軍乘勝而進毅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欲自往討  
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  
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



一擲  
百萬

師一萬發姑孰毅次于桑洛洲與賊戰敗績弃船而走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尋轉江州都督毅上表求解軍府移鎮豫章朝廷從之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劉裕以毅貳于已乃自率衆討毅毅敗單騎走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毅剛猛沉斷而專肆很復與劉裕不相推伏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擣捕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旣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初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柏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

劉毅何无忌 二十已十四

草澤  
非无  
英雄

取蘇  
武節  
擊戰

有疆弱雖疆易弱止患事主難得耳无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无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初相立聞裕等之起兵也其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眾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捕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進鎮南將軍賊將盧循遣別師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率眾以舟師距之俄而敗績眾奔散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眾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謚曰忠肅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仗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相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身數窮之運秉義熙天啟之資建大功若轉圜剪羣兇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曩造宋而垂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擬文武之良才追舊而

何无忌 二十一 巳十五

勸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勅敵因機效捷虜死不孺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言歟

涼武昭王諱暠

溫毅  
有惠政

武昭王暠字玄盛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署玄盛效穀令會敦煌太守孟敏卒於是護軍郭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自後霸有秦涼遷都酒泉乃敦勸稼穡年穀頓登百姓樂業乃勒銘酒泉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及薨國上人謚曰武昭王。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著槐  
樹賦

英姿傑出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址景亳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履實創元天之基疏洎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睿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教飲德絕埃密惠積址丕基克昌來裔

呂公增修標註晉書詳節卷之二十



